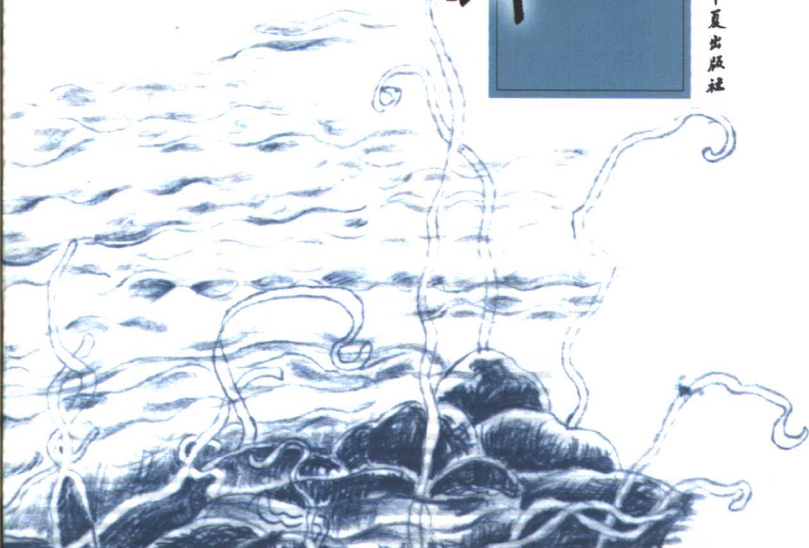


圃冷斜阳文丛

徐志摩◎著

华夏出版社

再别康桥



圖冷斜阳文丛

徐志摩◎著

華夏出版社

再別康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别康桥/徐志摩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圃冷斜阳文丛)

ISBN 7-5080-2637-3

I. 再… II. 徐…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691 号

策 划:褚朔维 田红梅 赵真一
责任编辑:赵真一
封面设计:刘佳景 阎志杰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建 筑 工 业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6 印张 140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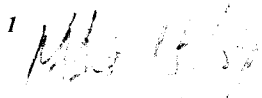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转瞬已过。

“五四”新文学运动历经风霜雪雨，万紫千红犹在眼前。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卷，描绘了时代的更迭与嬗变。

过去的百年，中国文坛群星璀璨。在这满天群星中，有长明不息的文坛巨星，高悬天穹；也有如流星般在夜空中划过，留下了一道道辉煌。华夏出版社倾力勾沉，在卷帙浩繁的文海中悉心淘砾，编选了部分作品，汇集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文丛，取名“圃冷斜阳”，是借用旧诗句来表达某种怀念旧事的意蕴，希望能够藉此汇集中国现代文学大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圃冷斜阳文丛”的编选标准和特色，寄托着特别的理念和感时的情怀，希望能够唤起读者心灵的共鸣。所选篇目力求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能较大程度上适应时下文学的品味。其中，我们既选入了长期以来已经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如“荷塘月色”、“再别康桥”等；同时，也适当收入了一些先前较少

1



读者注意的,但却具有相当文学品位和特色的作品,如“花之寺”、“空山灵雨”等。

“圃冷斜阳文丛”力求具有较广泛的读者群,更希望能够得到广大中青年读者的喜爱。所选篇目虽然有些是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在经年历久之后不再为中青年读者所阅读过的。

但愿“圃冷斜阳文丛”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全景中一幅别样的图景。我们衷心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这套文丛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



目 录

夜	1
哀曼殊斐尔	8
月下待杜鹃不来	11
月夜听琴	13
月下雷峰影片	16
在那山道旁	17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19
乡村里的天籁	21
雪花的快乐	23
五老峰	25
石虎胡同七号	28
沪杭车中	30
盖上几张油纸	31



自然与人生	34
去罢	37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39
我有一个恋爱	41
问谁	43
落叶小唱	46
沙扬娜拉一首 赠日本女郎	48
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49
客中	51
丁当——清新	53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54
她怕他说出口	56
翡冷翠的一夜	58
呻吟语	62
偶然	63
半夜深巷琵琶	64
白须的海老儿	66
苏苏	68
两地相思	70
残春	73
山中	74
“他眼里有你”	76
再别康桥	77
枉然	79
春的投生	80
卑微	82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83
哈代	85
秋月	88
车眺	90
鲤跳	93
云游	94
车上	95
阔的海	97
给——	98

泰山日出	99
翡冷翠山居闲话	102
想飞	105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110
落叶	114
海滩上种花	131
天目山中笔记	138
曼殊斐尔	143
巴黎的鳞爪	157
秋	174



夜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夜,现在万象都像乳饱了的婴孩,在你大母温柔的怀抱中眠熟。

一天只是紧叠的乌云,像野外一座帐篷,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河面只闪着些纤微,软弱的辉芒,桥边的长梗水草,黑沉沉的像几条烂醉的鲜鱼横浮在水上,任凭惫懒的柳条,在他们的肩尾边撩拂;

对岸的牧场,屏围着墨青色的榆荫,阴森森的,像一座才空的古墓;那边树背光芒,又是什么呢?

我在这沉静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听不出青林的夜乐,听不出康河的梦呓,听不出鸟翅的飞声;



我却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

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在豁动他久敛的羽翮，准备飞出他沉闷的巢居，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黑夜的奇观，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
听呀，他已经沙沙的飞出云外去了！

二

一座大海的边沿，黑夜将慈母似的胸怀，紧贴住安息的万象；
波瀾也只是睡意，只是懒懒的向空疏的沙滩上洗淹，像一个小沙弥在瞌睡地撞他的夜钟，只是一片模糊的声响。

那边岩石的面前，直竖着一个伟大的黑影——是人吗？

一头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在微风中颤动；

他的两肩，瘦的，长的，向着无限的天空举着，——

他似在祷告，又似在悲泣——

是呀，悲泣——

海浪还只在慢沉沉的推送——

看呀，那不是他的一滴眼泪？

一颗明星似的眼泪！掉落在空疏的海沙上，落在倦懒的浪头上，落在睡海的心窝上，落在黑夜的脚边——一颗明星似的眼泪！

一颗神灵，有力的眼泪，仿佛是发酵的酒酿，作炸的引火，霹雳的电子；

他唤醒了海，唤醒了天，唤醒了黑夜，唤醒了浪涛——

真伟大的革命——

霎时地扯开了满天的云幕，化散了迟重的雾气，
 纯碧的天中，复现出一轮团圆的明月，
 一阵威武的西风，猛扫着大宝的琴弦，开始，神伟的音乐。
 海见了月光的笑容，听了大风的呼啸，也像初醒的狮虎，摇
 摆咆哮起来——
 霎时地浩大的声响，霎时地普遍的猖狂！
 夜呀！你曾经见过几滴那明星似的眼泪？

三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无耻，淫猥，残
 暴，肮脏，——表面却是一致的辉煌，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太，正在奸污
 他钱掳的新娘；
 那边街道的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
 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麇聚着一群醉鬼，蹒跚地在秽语，狂歌，音
 似钝刀刮锅底——
 幻想更不忍观望，赶快的掉转翅膀，向清净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飞过了山，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侣”的故乡。
 多明净的夜色！只淡淡的星辉在湖胸上舞旋，三四个草虫
 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寄宿在葛濑士迷亚柔软的湖
 心，沉酣的睡熟；





那边“乳鸽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稀光，斜倏在庄前的荆篱上；

听呀，那不是罪翁^①吟诗的清音——

The poets who in earth have made us heir

Of truth a pure delight by heavenly lays!

Oh! Might my name be numberd among their,

The glady bowld end my untal days!

诗人解释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苏解人间爱困！

无美富贵，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眠，我已不负吾生。

我便无憾地辞尘埃，返归无垠。

他音虽不亮，然韵节流畅，证见旷达的情怀，一个个的音符，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从窗棂里点飞出来！飞入天空，仿佛一串鸢灯，凭彻青云，下照流波，余音洒洒的惊起了林里的栖禽，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又不是他妹妹桃绿水(Dorothy)的？呀，原来新染烟癖的高柳列奇(Coleridge)^②也在他家作客，三人围坐在那间湫隘的客室里，壁炉前烤火炉里烧着他们早上在园里亲劈的栗柴，在必拍的作响铁架上的水壶也已经滚沸，嗤嗤有声：

To sit without emotion, hope or aim

① 罪翁：指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 - 1843)，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

② Coleridge：现通译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

In the loved pressure of my cottage fire,
And bisties of the flapping of the flame
Or kettle whispering its faint under song。
坐处在可爱的将息炉火之前，
无情绪的兴奋，无冀，无筹营，
听，但听火焰，峻摇的微喧，
听水壶的沸响，自然的乐音。

夜呀，像这样人间难得的纪念，你保了多少……

四

他又离了诗侣的山庄，飞出了湖滨，重复逆溯着汹涌的时潮，到了几百年前海岱儿堡(Heidelberg)的一个跳舞盛会。

雄伟的赭色宫堡一体沉浸在满月的银涛中，山下的尼波河(Nubes)在悄悄的进行。

堡内只是舞过闹酒的欢声，那位海量的侏儒今晚已经喝到第六十三瓶啤酒，嚷着要吃那大厨里烧烤的全牛，引得满庭假发粉面的男客、长裙如云的女宾，哄堂的大笑。

在这笑声里幻想又溜回了不知几十世纪的一个昏夜——

眼前只见烽烟四起，巴南苏斯的群山点成一座照彻云天大火屏，

远远听得呼声，古朴壮硕的呼声，——

“阿加孟龙打破了屈次奄，夺回了海伦，现在凯旋回雅典了，希腊的人民呀，大家快来欢呼呀！——阿加孟龙，王中的王！”





这呼声又将我幻想的双翼，吹回更不知无量数的由句，到了一个更古的黑夜，一座大山洞的跟前；

一群男女，老的，少的、腰围兽皮或树叶的原民，蹲踞在一堆柴火的跟前，在烘烤大块的兽肉。猛烈地腾窜的火光，照出他们强固的躯体，黝黑多毛的肌肤——这是人类文明的摇荡时期。

夜呀，你是我们的老乳娘！

五

最后飞出了气围，飞出了时空的关塞。

当前是宇宙的大观！

几百万个太阳，大的小的，红的黄的，放花竹似的在无极中激震，旋转——

但人类的地球呢？

一海的星沙，却向哪里找去，

不好，他的归路迷了！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六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泉源，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的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我不认识你。”

“你已经认识我！在我的眼前，太阳，草木，星，月，介壳，鸟兽，各类的人，虫豸，都是同胞，他们都是从取得生命，都受我的爱护，我是太阳的太阳，永生的火焰；

你只要听我指导，不必猜疑，我叫你上山，你不要怕险；我教你入水，你不要怕淹；我教你蹈火，你不要怕烧；我叫你跟我走，你不要问我是谁；

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若然万象都是空的幻的，我是终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

你方才遨游黑夜的胜迹，你已经得见他许多珍藏的秘密，——你方才经过大海的边沿，不是看见一颗明星似的眼泪吗？——那就是我。

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这方向就是我。

这是我的话，我的教训，我的启方；

我现在已经领你回到你好奇的出发处，引起你游兴的夜里；

你看这不是湛露的绿草，这不是温驯的康河？愿你再不要多疑，听我的话，不会错的，——我永远在你的周围。”

志摩 一九二二年七月康桥



哀曼殊斐尔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古罗马的郊外有座墓园，
静偃着百年前客殇的诗骸；
百年后海岱士黑犖的车轮，
又喧响在芳丹卜罗的青林边。

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
说造化是真善美的表现，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非也！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

美丽的灵魂，永承上帝的爱宠；

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之偶现，

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

你记否伦敦约言，曼殊斐尔！

今夏再见与琴妮湖之边；

琴妮湖永抱是白朗矶的雪影，

此日我怅望云天，泪下点点！

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

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

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

因情是攒不破的纯晶，

爱是得现生命之唯一途径：

死是座伟秘的洪炉，此中

凝炼万象从来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驰，

感动你在天日遥远灵魂？

